

微生活

坐了个“专车”

□杜会玲(宁夏银川)

一根银白色的冰麻线绳从身上挎着的帆布袋里钻出来,随着钩针上下飞舞,线绳一点点地向手中移动,一针针排列,组合,交织,一环套一环,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忽长忽短,一会儿,一顶镂空夏凉帽的顶子雏形就出来了,圆圆的,白中带灰,像个月亮。

周末,如果你看见一个女人立在公交车站,一边频频抬头看车来了没有,一边手里捏着枚小小的木柄钩针,一刻不停地钩织着线绳,呵,请不要奇怪,那就是我,一定就是我!

公交车来了。将手里的“帽顶子”一卷,往帆布袋里一塞。迅速掏出手机、停车、门开,一只脚刚踏上车,手机上的乘车码就对准了扫码器——“吱”,扫码器响了。同时听见司机师傅稳重温和的声音:这是两元的车。

“啊,不知道啊,那再扫一下!”说着赶快又拿起手机欲扫码。师傅却急吼吼地叫停我:好了好了,已经扫上了!抬头一看,扫码器上方“2元”字样。

公交车票价一般都是1元。难道最近涨价了?

司机师傅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脸晒得黝黑。他慢悠悠转动着和他肚子一样大的方向盘,慢悠悠地说,这是两元定制车,你到哪里?

啥叫两元定制车?我一头雾水。

还是那条线路,就是有的站不停。

哦,那金凤凰站停不?不停。

啊,那怎么办,我到前面站下车吧。正准备坐下的我赶快站起来往车门口走。

坐着吧!已经都上来了,快坐着吧。

一坐下,我就从包里拿出钩针接着玩线绳。怪不得这车上一个人都没有。我说。

是啊!这趟车主要是为学生和上班的人开的,今天是周末,所以人少。师傅不紧不慢地说。

呵呵,我环顾空荡荡的车厢——简直是坐了个专车。

公交车在一个站牌下停了,上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到哪里?这是两元的车。”司机师傅大声问。“吱”,那男人和我一样手脚麻利,已经扫完了乘车码。听到问话,不抬头也不出声,“吱”,又扫了一下。

啧!比我还麻利,但也和我一样笨!我心里暗笑。

师傅问男人,你在哪里下车?男人说,湖苑。

师傅说:那站不停啊。

男人说:哦,那我下去吧。

师傅说:你都扫了两个两元,我还能让你再下去吗?那岂不是太不人道了?坐着吧。

我哈哈笑起来。突然觉得这司机师傅挺可爱的,那个男人也可爱。稀里糊涂地扫了钱,还扫了两次,发现上错了车,却不生气不懊恼,也不跟司机急眼吵嚷。只想着,上错了车那就赶紧下车呗!司机师傅善良宽厚,处处为乘客着想,宁可自己麻烦点,也要把乘客安全送到!

有风从车窗扑进来,微凉舒爽,带着初夏雨后的草木香。

帽顶子钩完了,该钩帽身了。车突然停了,师傅叫我:你到了,该下车了。我急忙起身,一边说着谢谢,一边以最快速度下了车——好是互相的,司机师傅与人方便,我也要尽量别占用公交车正常行驶时间。



生机。摄影 刘威

随笔

在声浪的褶皱里安眠

□崧晞(河北石家庄)

这世界的喧嚣,如沸腾的水汽,总令人焦躁难安。我早已习惯用耳机封闭自己,为的是寻找一份安宁。然而此番归乡,竟遗落了这形影不离之物。

百无聊赖,我索性蜷进藤椅,空看斜阳西沉、流云落英。在夕阳薄暮泼洒的一碗清凉里,人间烟火正腾腾升起。远处传来工地上勤勉不辍的叮叮当当,街道上车流急急忙忙的轰鸣,楼下孩童追逐嬉闹的声浪——“这是我的!”“不和你玩!”——紧随其后,是大人们清亮又略显无奈地呵斥:“莫要打架!”喧嚷嚷嚷,好不热闹。这市井的嘈杂此起彼伏,似一场无形的交响,每一个音符都在敲击着生命的律动。听着这些我曾奋力逃离的声响,烦扰顿时烟消云散,心头一片宁静。原来,喧嚣的并非世界,而是那颗未曾安定之心。

这世界的每一缕声响,都蕴藏着智慧与美好。唯有敞开心扉去接纳、去聆听、去感受,方能触及内心的宁静与力量。在广袤苍茫的北疆,生活纵然艰辛寂

寥,作家李娟却以坦然之心,全盘接纳了命运的馈赠。在灯火摇曳的秋夜里,和着手风琴的旋律,她欣然起舞;在青草如茵的旷野上,她枕草而眠,又在风的絮语与河流的潺潺中悠然醒来。她写道:“河水的‘哗哗’声,是另一种安静,让人不受侵扰。”每每翻阅她的文字,总被那颗既宁静又充满力量的心所深深触动。

不止李娟,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都以其敏锐的耳廓,捕捉着生活中细微的美好。苏轼宦海三起三落,却依然旷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幽篁深处,任外界风雨喧嚣,他自岿然不动。耳畔萦绕着自然的和鸣——细雨轻敲竹叶,叮咚;晚风摩挲枝梢,沙沙——这些天籁,皆化作他心灵的慰藉,维系着那份超然的宁静与从容。

越倾听,心越静;心越静,越能倾听。这恰是一个美妙的循环。何不敞开双耳,聆听生活的低语与轰鸣,聆听那万物蓬勃不息的生命之力?

万象

大湖鹤鸣

□宋扬(四川成都)

夜已深,除了鹤鸣,还能听到几声蚰蚰儿的浅唱,在“鹤岛”上庞杂鹤鸣声的覆盖下,那几声蚰蚰儿叫也愈发显得幽深而无迹可寻了。无疑,此时此地的“鹤岛”无论多么喧嚣都是合理的。而此时,小区业主微信群里,业主们还在为几只鹰的啸叫向保安疯狂求助。原来,小区的树高大茂密,引来几只鹰,小家伙们的生物钟与人类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它们总是在半夜时分发出类似打机关枪或打桩机工作的“咚咚咚……咚咚咚……”声。最终,为了居民能够安眠,保安不得不用强光手电筒驱离了这几只让人又爱又恨的鹰。

我把手机调整为静音状态,隐约可见夜的天空有淡云轻飞,它们的形状、色彩应该与白天时别无二致。天空、湖泊、树木、小岛、鹤,眼前的一切,统统简化成一张黑白胶卷的底片——纯粹,干净,透明。

不多时,过来一个照虾的夜行者。他的桶里装了二三十只小龙虾,他也有把强光手电筒,能穿透湖边一米深的湖水。我以为他常来湖边,就指着“鹤岛”问他知不知道岛上大概有多少只鹤。他说,你看,哪里数得清?话音刚落,他手电筒一举,突然,一束白光像科幻电影里的激光子弹一样朝“鹤岛”射去。我后悔了,我不该与他攀谈这个话题。光束的尽头,先前还在剧烈晃动的黄葛树枝突然变得枯死了一般一动不动了,鹤群也瞬间收声,静止于树冠、树枝。尽量不破坏动物世界的原生状态,应该是我们观鸟者的操守,而我的冒昧一问引发了捕虾人冒昧的行为,我们惊扰了鹤群正在兴头的家庭会议、童年游戏、燕尔新婚……我赶紧让那人关掉手电筒,他有些疑惑地看了看我,走了。

我继续静静地看天空和流云,我的目光似乎慢慢穿越了夜的黑,我看见了“鹤岛”上正在发生着的一切。很快,声声鹤鸣又在“鹤岛”响起来了。夜风轻拂,带来一种别样的敏锐,连先前还隐隐约约的蚰蚰儿声也似乎慢慢大了起来。那些原本或隐藏或沉默的声音,在夜的帷幕下仿佛穿越了迷雾,变得清晰而生动,令抽象模糊的大湖变成一个充满生机与幻象的具体世界。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湿地看似寂静无语,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生机,为我提供了一种逃离日常、亲近自然的理由。

我总觉得,湖与鸟的结合只是表象,隐藏在湖、鸟背后的观鸟人、捕虾人、渴望安然入梦者间不同的价值诉求,才象征了这个社会的真实矛盾。这些矛盾叠加进我们对什么样的鸟儿被允许出现在住宅小区的选择性期待,让我们反思在保护城市湿地的生态中,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做才相对合理。

尽管城市湿地的荒野属性已大打折扣,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也许,我的眼睛和耳朵只视听了这片大湖的一个微小局部,大湖更多的全息化信息,只有用一颗放空的心才能走近,但此刻,大湖鹤鸣便是我精神家园的全部。